

〈五日食單〉

• 第一日

下午三點半，我等在西門町一間廣式茶樓的前檯，玻璃窗外的天色是那種吸飽了水氣的灰，像一床擰不乾的舊棉絮，這樣的天氣讓茶樓裡那股老地毯特有的霉潮變得格外猖狂，混和著一沓沓蒸籠裡溢出的油香，不知怎麼地，聞起來竟有一種陳舊的淒涼。

上了年紀的服務生手腳俐落的一面將一盒盒點心裝袋，一面不忘交代：「腐皮捲與燒餅要趁熱吃，悶久就不酥了。」我點點頭沒接話，禮貌地牽動嘴角，應該也算是笑了吧？

這家餐廳是媽媽最後一次外出用餐的地方，她那時候的味蕾就像張破損的地圖，大部分的滋味都已迷路，唯獨對這裡的黃橋燒餅還留有一點惦念。那頓飯媽媽很安靜，吃得也少，她已經沒有太多氣力了，但仍舊盡力以淺笑以眼神回應我說的佐餐笑話，雖然我知道其實並不怎麼好笑。

西門町的廣式茶樓，幾乎就是我們家假日活動的起點。我們姊弟仨從小就經常於週日飲早茶，去的不是峨眉街今日公司裡的鳳凰茶樓，就是西門圓環旁新世界樓上的春風得意樓。說是帶孩子吃點心，但是大人們有時候的心思卻不在燒賣或腸粉上，他們不時會下樓去，然後好一會兒才又上來，我就會知道今天一定是新片上檔，大人們「看票房」去了。

在沒有即時連線的年代，外祖父與父親習慣用自己的雙眼判讀市場的反應：戲院前攢動的人頭、穿梭的黃牛票販、進場後滿地踩扁的菸頭、散場時人潮推擠的力度，都是估算票房的數據。不用等戲院與發行片商結算，外祖父與父親就會對新片上映的結果瞭然於胸。

有時候我也會跟著，站在紅玫瑰理髮廳的廊下斜望著萬國戲院，或是捧著一袋糖炒栗子看對街中國戲院看板上拔劍的大俠，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成都路的大世界。父親明白我的小心思，常會直接將我安置在戲院對街的白光冰果室，點上一支插放在螺旋小鐵座上的霜淇淋。

是的，我的童年塞滿了西門町的茶樓與電影院。

對我來說，西門町的意義從來就不是逛街與購物，而是外祖父與父親的修羅場。如果人龍夠長，一圈圈盤繞著街道，回座的大人就會輕鬆的加選幾籠點心；如果票口冷清，默不作聲的他們就只是夾著菸，一口一口的喝茶。

看慣這些的媽媽，總是坐著，雙手安靜地剝著白灼蝦的殼，一隻隻遞入我們的碗裡。

媽媽的手很美，手指修長而不露骨，指節隱沒在豐潤的皮肉下，修剪得精緻飽滿的指甲，塗著漂亮的蔻丹。她一直特別喜歡的那種紅，帶點棗泥的色調，像極了張愛玲筆下上海老公館裡擱置的屏風，一種自來舊的顏色。

小時候的我總是盯著她在餐桌上忙碌游移的雙手，心裡想著自己還未長開的小手，將來是否也能蓄出這樣剔透的指甲。

這雙手年輕的時候，曾在外祖父監製的電影裡或者端著斟滿香檳的酒杯，或者被愛慕者套上鑽戒，或者輕撫過男主角的臉龐……，那些銀幕特寫的鏡頭裡，出現的往往不是女明星的手，而是媽媽的手。

這雙手，在醫院的病床上逐漸枯槁的時候，依舊讓試圖在佈滿針孔與瘀青的手背上尋找血管的年輕護理師，忍不住讚美：「奶奶，妳的手，還有指甲，好漂亮呀。」

那是媽媽病榻上美麗與尊嚴的最後防線。

雲層壓得更低了，眼看就要潰敗，我必須趕在滂沱大雨將這座城市澆透之前，將媽媽等待著的點心送回家。

媽媽對於吃食的刀功、火候與調味有著近乎嚴苛的標準，嘴刁的她自己就有一手令人驚嘆的好廚藝，這或許是源於某種補償童年的匱乏之故。

我的外祖母，那位出身大家的小姐，經歷了國共內戰的流離，卻仍保留了一身的嬌貴與傲氣，動盪的歲月也搓磨不去她通身的冷凝，像一塊捂不熱的玉。或許外祖母的愛並不稀薄，只是她多半留給了自己。

於是，我的媽媽用一生的時間將自己活成一片滋養孩子的沃土，一個永遠在場的母親。她與她的母親不一樣，她學透了所有母親該會的事，甚至做得太好、太滿。她用那雙塗著蔻丹的手，包粽子、燻臘肉，將豆沙炒得綿細如泥；也用那雙手鉤圍巾、打毛衣，為我們裁製新裝……。許多人總以為她那雙漂亮優雅的手纖纖不沾陽春水，事實上媽媽一生都牢牢握著菜刀、杓鏟與針線。

因為她的全能，「造就」了我們三姊弟的無能，我們習慣了那雙手將一切打理得妥妥貼貼，甚至身為長女的我，年逾半百，進了廚房，卻依舊是個五穀不分的局外人。我總以為只要叫一聲「媽」，那雙手就會永遠在灶台前忙碌，端出一盤又一盤熱氣騰騰的現世安穩。

計程車停在巷口的時候，雨已經密密的落了下來，我反手用外套裹住提袋，低頭鑽入雨中，鞋底在路面打滑，我跑得有些狼狽。上了三樓，跟我出門的時候一樣，家門依舊大敞著，一踏進玄關，就見到媽媽在亮晃晃的客廳裡對著我笑。

妹妹遞過毛巾，順手接走我手中的外套與提袋，低聲唸了一句「淋成這樣，媽媽會罵妳」，語氣平穩，像是轉述一個仍然有效的警告。

點心裝盤後，齊整的放在鋪著明黃色布巾的桌檯上：蝦餃、鳳爪、蘿蔔糕、牛肉丸、腐皮捲、黃橋燒餅、奶油烤白菜。我補上一雙筷子與一個擱了黃芥末與生辣椒的小碟，放在弟弟剛泡好的普洱菊花旁。

然後，點燃一炷香，「媽媽，吃飯了，都是您喜歡的點心……」雨聲在窗外繼續，「只是有點涼了，不生氣吧？」燈光安靜地落在相片上，媽媽依舊對著我笑。

這是第一天，我為母親張羅了一頓廣式點心。

• 第二日

弟妹一早轉述了昨日禮儀公司來人佈置靈堂時的建議：「每日的供飯很簡單，早晚兩次，飯、菜各一碗，菜碗裡三、四樣配菜，外面自助餐買現成的就行。他們說……主要是心意。」

「自助餐」三個字輕輕落下，彷彿所有的悲傷都已被折算成務實的流程與過場。禮儀公司自然是好意，提供一種體貼現代人的方便選擇，避免太費事的儀式拖垮了活著的人的生活節奏。

但是廚房是媽媽修行的道場，她用一輩子在煙火燎繞中為我們調度溫飽，把那些原本可能粗糙、瑣碎的日子，一一過成了講究，我不願意在她最終的時刻，隨手抓幾樣冷熱不知、油水模糊的便當菜來敷衍搪塞。

「早上就供媽媽喜歡的水果，方便準備就好。」至於晚上供飯這件事，我對弟妹說我來吧。媽媽曾替我們安排一桌又一桌的日常，我現在能與她分工互換，也算是母女之間最後一次交換關於滋味的心事。

傍晚的臺北又下了一陣小雨，雨過之後的天色呈現一種溫柔的灰藍色。我燃了香，看著細細的煙霧在帶笑的相片前飄起，「老太太，向您報告今日菜單：蔡萬興的雪菜肉絲年糕，四喜的粽子。」今天的晚餐，是對父親、母親的一種調停，也是做女兒的我的幾分淘氣。

過世二十年的父親，生前對於江浙點心的選擇，偏向蔡萬興那種寧波老店的細緻，或是九如那種鋪面敞亮的體面；但是媽媽的味蕾頑固，獨鍾信維市場二樓的四喜。信維市場的樓梯陰暗，混雜著陳年的霉濕氣味，猶如一座被城市進化遺忘的迷宮，但她就是偏愛那裡的湖州粽，粽身裹得緊實，米粒被醬油浸潤得透亮，咬下去有一種不妥協的市井悍氣。

以前父親總嫌那裡環境雜亂，媽媽卻堅持那是「正味」。如今，我將他偏好的年糕與她鍾愛的粽子並置在供桌上，這是他們倆在另一個世界重逢後的第一次餐桌對話。

這是第二天，這一次無須再爭誰的口味正宗了，都在這張小桌上，老先生與老太太就安安靜靜地團圓吧。

• 第三日

媽媽出生於上海，骨子裡帶著那年黃浦江料峭的寒氣，名字中間一個「滬」字，正是民國史最動盪的落款，或許這就是她鍾情「高記」上海生煎包的原因。她愛那種老麵發酵的厚實，底板煎得焦黃硬脆，咬開來是一口滾燙的油香，彷彿這就是她名字裡最後的底韻。

但是今晚的供桌上，與生煎包並排的卻還有從前萬華戲院巷弄裡的大腸麵線與魷魚羹。年幼的記憶中，媽媽不時在矜持的午宴之後，帶著我們姊弟一頭扎進艋舺的煙火氣，安之若素的在防火巷裡穿行，然後落座吃她所謂的「一套」：大腸麵線加魷魚羹。

這是我的母親最令我著迷的地方：她看似嬌客，實則是個悍將；既能撐得起旗袍的典雅，也能接得住市井的塵埃。

「媽媽，一套，多醋加辣。」我猜媽媽可能會嫌我回來得晚了些，嘟囔一聲：「寶貝，不夠燙。」

這是第三天，我為媽媽那早已混血的胃，安排了鐵鍋生煎，還有一套艋舺的麵線與羹。

• 第四日

雖說是出生上海的女兒，媽媽卻打從心底排斥江浙菜那股黏膩的甜，偏偏父親祖籍浙江，就使得家中餐桌常年被糖醋與紅燒佔領。這場漫長的味覺抵抗中，唯獨嗆蟹是個例外，那種生猛的快意，也許是唯一能讓她對江浙菜俯首的理由。

那是一種帶著血氣的生醃野味，酒漬入裡，蟹膏紅得驚心動魄。我們姊弟嫌它腥生，看了害怕，於是這道菜便在家中的餐桌絕了跡，取而代之的是個頭碩大、肉質飽滿的清蒸蟹。記憶裡，一入秋，媽媽就常在餐桌邊握著剪刀，雙手喀嚓喀嚓俐落地拆殼剔肉，父親與我們只管蘸醋下肚就好。

從長沙街的巷子拐進江浙小館「開開看」，我挑了隻肥美的嗆蟹。

我知道喪儀或有諸多禁忌：生食不宜上供，利刃不能上桌……；但我管不了那些陰陽兩界的繁瑣，我只想在這一刻，將眼前這盤透著酒香與寒氣的醃蟹擺上供桌。

「媽媽——」我歉然地說：「我手笨，真的不會處理這隻蟹，還是只能您自己來。」剪刀閃著光，靜靜地躺在供桌上。

這是第四天，我為一生遷就家庭的母親，準備了一隻噲蟹，還有一把斷開味覺束縛的剪刀。

• 第五日

「媽媽終究沒能看到南門市場重新開張。」我一進家門對著妹妹說了一句。

「嗯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竣工。……怎麼想起南門市場？」

「去『劉仲記』，經過了。」

媽媽其實極少吃零嘴，但是從我有記憶以來，家中卻經常備有「劉仲記」的玫瑰酥糖與玫瑰瓜子。

酥糖嬌氣，層層疊疊的麥芽與熟粉，碰傷了便會塌陷，我吃玫瑰酥糖總是狼狽，往往吃得一手一口的碎屑，但我喜歡看媽媽吃玫瑰酥糖的樣子，她總能用修長的指尖輕輕拈起，送入口中，粉末不落，只留一抹若有似無的玫瑰香。或者那是她與生俱來的毅力，再易碎的日子都能捧得滴水不漏。

玫瑰瓜子則是另一個極端，殼硬、粒小，難伺候，不懂竅門的人只會咬得一嘴碎殼，母親卻總能嗑得優雅從容，甚至能在午後的茶桌上，嗑出一座小小的殼山。但是身體每況愈下之後，她便再也嗑不動玫瑰瓜子了，只能像我小時候一樣，連殼含在嘴裡，輕輕抵著它淡淡的甜香。

也許吃點甜，日子的刁鑽就沒那麼難以承受了……

這是第五天的傍晚，屋子裡很靜。我擺好磁盤，泡上一杯烏龍，「媽媽，瞧，『劉仲記』。」這是我為母親供奉的最後一餐，待今晚的藥懺滌盡她一身的病苦與罪礙之後，明日天光一亮，我們就要真正的送她遠行。

香煙裊裊，我對著她笑。